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 
第三〇八種 副淫婦 黃氏 戒食牛說

男子有德便是才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要知讀書識字之人，淫詞豔曲、風流惑亂在在難免。惟婦人水性，一有私情，即不顧天理王法。試看程氏，並不知書識字，卻知倫理義烈，何等光榮！黃氏聰明多才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卻滅倫犯法，萬人唾罵。雖有滿腹珠璣，何足貴乎？

牛之牽犁拽耙，萬苦千辛，有大功於世，所以殺牛、食牛之人，歷有惡報不爽。今黃氏之夫，喜殺牛，天假黃手，身剖六段，又因牛刀究出真情，罪犯凌遲，是皆現報自取也。

廣儲門城內，有婦人黃氏，生得身體豐厚，皮膚雪白。又知書識字，頗有聰明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善能行醫，內外幼科，脈理藥性，俱皆精通。出入乘輿，在城腳下三間屋居住，前有天井空地。凡外來男人，不拘老少貧賤，或有病無病，或知文不知文，俱面會談論，滔滔口流，全無愧忌。其夫最好飲酒，有利刀喜於殺牛，若口教有不能屠者，即請伊宰殺，得銀沽酒。平日夫婦最相和合。

黃氏忽又看上每日擡他的轎夫。這轎夫充實，頗有精力，因與往來稠密，過於膠漆，只慮處暫歡娛，不得久常快樂，且更礙眼礙手。二人造謀，先將平日用的老媽托事遣出，就用屠牛的刀，於某夜將夫灌醉，割下頭來。又慮屍骸無處出脫，欲將天井空地，剛一深坑，埋藏滅跡。因將夫身、手、足、頭、腹，分割六段，便於深埋。

那日用鋤剛地，方纔向地一剛，誰知地堅如鐵，聲響如雷，左右鄰人喊問，不敢再動，因此不敢埋藏。其住房與城牆相近，二人乘半夜無人時，竟各攜屍段，走上城來拋於城外城腳下。又因心慌丟不及，留幾段在城上。又恐有人認出夫像來，只將人頭埋藏院中灰堆內。

次日，驚動合城內外，看的人多，如同蟻集。保甲飛報府縣各官，是時熊縣尊諱開楚，即刻親至彼地各處踏看。吩咐保甲、捕快：「這殺人兇手，只在此地左右不遠。若是遙遠，怎能擡屍段口口？揆度此事，且不是一個人所為。汝等須要上緊，挨家查訪緝拿，先將屍段暫殮棺內。」保甲、捕快不敢遲玩，果然挨門逐戶，細查細問。

這黃氏與轎夫日夜宣淫，聲息漸聞於外，鄰近人家，亦多疑惑。

一日，捕快同著保甲，走到黃氏家內，查問其夫因何不見，黃氏答以：「川廣販賣藥材，出門時原說遲四、五個月就回來了。」言語支離。

縣尊拘押巡捕、快役查比幾次，回稟：「只有黃氏可疑，除此之外，別無影響。」因將黃氏同轎夫拘拿到縣，審過三次，口供堅定，也曾刑訊，並不招認，並無實據，又無見證。事關支解人命大案，縣不能定，因詳請解府審訊。

那時府尊姓施，諱世綸，為官清正，最有才能。細審黃氏、轎夫，俱不供招，收禁另審。後又喚黃氏緊鄰至內堂深處，密密細問：「某夜可曾聽見有何動靜聲息？」回供：「那夜二更時，只聽得黃氏家地下有雷響數聲，我們高喊問時，就安靜無聲了。」又問：「黃氏平日可有服侍的用人？」回供：「向日並無奴僕，只有一老婦以供炊煮，今已回去多日了。」又問老婦鄉里姓氏。

施府尊因著內衙人到彼處密喚老婦至內署，婉轉低言，細細詢問，那老婦並不肯說。又再四盤問、哄誘，後來纔說出真情：「黃氏叫老婦人回鄉去，後來又著人來叫老婦人到他家內，下了我一跪，叮嚀切戒，莫與人曉得，與我銀三兩，血污衣服四件，屠刀一把。血衣雖洗淨，都存在我婦人家內。」

因著人取來，提出黃氏一訊，看見衣服、屠刀，不用多問，不用動刑，即刻招認。又問：「夫頭埋於何處？」供明即於灰堆內取出。定招問為凌遲副罪，其轎夫死於獄底。請詳具口口口題行文下來，著副黃氏。

那一日，看的人有幾千萬，予亦隨眾往看。只見黃氏剝去衣服，只留布褲，雪白身子綁騎木驢，頭髮扣在驢樁鐵圈上，牽至北門外，依律凌遲碎剮。揚城男婦老幼，無不伤心，無不唾罵。皆是自作之罪，應當自受。雖有才能，何足惜哉！

戒食牛肉說

石成金天基

人與物雖異，而其貪生怕死，原自相同。試看極微之蟻，逢擒則奔，乃知其惜命，莫不如此。但有仁慈之心者，凡一切物命，不論大小，俱當愛護，不可殺彼形軀，充己口腹。然其中最有利於人者，無過於牛，尤當憐惜，願忍將有功之物，殺而食之乎？

夫牛之不可食者有三，予試言之：觀牛之為物，起草除田，代民稼穡，任重致遠，代民艱危，計在彼之年功，罔非劬勞之事，凡在我之資生，悉伊竭蹶之勤。人應惕然，想其百穀之何來，方且愛惜之不暇，豈忍或剝、或烹，以舉箸而下咽耶？此牛之不忍食者一也。牛乃上天元武之精，下土太牢之氣。非郊祀不敢用，非天神不敢飲。人若食之，豈不既不造食牛之孽，而復有僭妄之罪乎？此牛之不敢食者二也。在食牛者，固自以為有益於身也，殊不知正大有傷於身也。嘗考之《本草》，黃牛有毒，食之發疽，黑牛尤不可食。自死者血脈已絕，骨口已枯不可食。病死者發痼疾痲癩，令人洞下注病口，口疥牛食之發癢，獨肝牛食之，令人痢血死，且牛能啖蛇，啖過蛇者其毒尤甚，食之立死。觀於此，則知牛之為毒非輕。

人尚食焉，不幾以性命僅易一饜，而片脯遂喪終生哉，此牛之不宜食者三也。合此三者以觀，是凡今之人，理宜體天心、念物力、愛己身，而堅戒不食也，奈何庖丁之子，初不思牛之上列天星，下興地利，中傷性命，日為宰割而饕餮者流，非牛不飽，是誠何心哉？卒之食牛者與不食者，氣體未嘗或肥，致令冤仇相結，罪孽是造慘惡之報，殃及其身。言念及此，能不凜然？

予歷觀今昔，其戒而不食與殺而食之者，善惡之報，彰彰可驗，不覺目擊心傷，因舉家皆戒不食。復念僑伍之品不同，但好善之心則一，特述為愚言，廣行勸勉。惟祈不食牛肉，曾不費財粟，堅意勉行，亦不甚難。伏望仁人君子，於閱覽之後，即為戒食，其增延福壽，如影隨形，可不待言矣。